



旧信一甲子

■ 安徽合肥 程耀恺

从小学就开始写信,给在浴血奋战的表舅写信。写信这事,后来成为我的一种习惯、一项爱好,直到大多数人已经不用纸与笔写信的“网络时代”,掐指一算,我的写信史,差不多一个甲子了。我写信,概不留底稿,却小心翼翼地保留收到的信件。我把它们分门别类放入大号牛皮纸信袋,标明寄信人姓名、地址,再用固定的皮箱存放,这只皮箱,被我戏称“程氏信箱”,数十年来,家到哪儿,“程氏信箱”形影不离。

旧信的主人,大半是亲友与同学中关系密切的人,也有一部分是先通信,后来成为好友的。当然,虽有信函往来,却一生不曾谋面,也是有的。Z是大学同学,因有共同爱好,过从甚密。放假了,各自回到故乡,也不忘写信。他在江南水乡,我是皖西丘陵,他写信描述江水与江边的女子,我读后,竟梦见青弋江变成一个小姑娘,着一袭青衣,打着油伞,款步而来。我把这梦写给他,我的梦,又化作他的诗,寄到我的山村。这样不着边际的信件,随着走出校门,便不复存在了。Z赴山西,我去阜阳,继续鸿雁传书,然而写着写着,他那边

遇到麻烦,我则被要求交出信件。领导让人寻章摘句,贴到墙上。之前读Z的信,执卷流连,不过两人隔着万水千山,岁月相望而已,如今却成了麻烦,有点搞笑。后来,这批信件悉数退还。再后来,我们在春光明媚的季节重逢,他把一大包旧信还给我。他说:你的一生,也许要比我稳当些,这些信件放你那里,遁其光而不耀,我也放心了,将来老了,拿出来重温情谊,内心的寒暑,不至于成为游丝飞絮,了无踪影。重逢归来,便一一梳理,按时序归档。斜阳远巷,夜雨昏灯,尽在其中矣。

先信后友的人,多为报刊编辑。比如《中国食品》杂志的刘景文,每年编发我六七篇文章,都是说茶论酒之类。我若进京公干,顺便给他带几包安徽乡茶,慢慢引他上了瘾,他从一个茶盲变成茶痴,若干年之后,我再去北京,他反过来送我外地名茶,久而久之,“茶”与“壶”成了我们通信的主题。刘景文后来成了茶文化学者,他的著作,出版了就寄过来,他说:这是印出来的信,给你的。

有三封旧信属于“孤品”,即一生一信,再无后续。仅有一次书信

交往,后来本有机会见面,却又缘怪一面,是某著名诗人。1958年11月23日收到他的复信,本该谈诗歌写作,却教我莫犯“青年知识分子的通病”云云。他的回信写在一张高档图画纸上,不称我“学生”称“同志”,想来面孔是板着的,然而蓝墨水钢笔书写,字迹淡雅稚拙,堪称艺术品,所以五六十年了,仍完好无损。这件艺术品,当时的功劳,是把我从诗魔的纠缠中解救出来,从此与诗疏离,其后的作用,是促使我牢牢树立不当知识分子的决心,算了,且当个知识分子吧,如此便难以滑进沾沾自喜的泥坑。

1994年春上,有一封信来自屯溪老街,寄信人郝思奇,是位书画家。信中说:“仁兄出差到屯,若能寒舍一聚,当为幸事。”也不知何故,从那时到现在,却一直未能赴约。信写在一张宣纸横幅上,笔墨清劲峭拔,刚柔兼备,满纸的风神气息,览之欣然,如果装裱起来,足以让我陋室生辉。美中不足的是,郝先生寄发时,忘记铃印,没有印鉴,就算不上完整的书法作品。

郝先生的印章,尚有补救的机

会,而杭州妈妈来信约见,竟没能遂其心愿,成为我终生的痛。1973年秋,妈妈来合肥探亲,我当时局促于H县,然而这个县盛产鱼虾河蟹,想接妈妈过来,可惜我身无彩凤双飞翼,不能成行。10月25日妈妈写了一信,说身体不太好,杭州家中又有琐事,准备回去了。信的末尾特意交待:“如果有时间,盼望你来一趟。”我当时被派到皖豫交界的临水集驻点,收此信已是11月中旬,妈妈早回杭州。妈妈是旧式女人,粗通文墨,动笔艰难,也许她有什么预感,所以勉力给我写下一生中唯一的一封信。此后,就缠绵病榻,翌年竟撒手人寰。妈妈如今长眠于诸暨涓池的青山之麓,清明时节,我去扫墓,总要带上这封信,虽然阴阳相隔,却有深情在字里行间流动。

以往的我们,握管倾诉于前,瞻望咨嗟于后,内心的寒暑,尚不至于成为游丝飞絮。现在呢?

卖猫

■ 安徽合肥 王富强

家里有一只母猫,每年都要产下几只幼崽。小猫咪灵动的眼睛,直立的耳朵,棕色的毛发,倍显猫科动物的机智和灵敏。那时鼠患成灾,一到晚上熄灯人员就寝,昼伏夜出的老鼠胆子贼大,在房梁上打斗,在陆地上奔跑,毫无顾忌,有时动静特别大,把人在睡梦中吵醒了。家里存放物品的坛坛罐罐,没有老鼠不知道的,就连灶台上的盐钵它都要闻一闻。老鼠的破坏行为常常出乎人的意料,把存放粮食的竹篾箩咬个窟窿,把土砖垒起的坚固粮仓一点点地掏个小洞。

灭鼠的方法也有很多种。常见的就是用老鼠药,走村串户卖老鼠药的很多,小袋包装,里面就是用药水浸泡过的一把稻谷。晚上在老鼠洞口或家里的角落处,撕张纸铺在地上,撒几粒药。由于毒性大,老鼠吃下就毙命。但家里养有鸡鸭,稍不注意或忘记回收,鸡吃下去也会死,那就给日常生活添乱了。周边村庄毒死鸡鸭的事也时有发生,因此老鼠药不是最佳选择。

后来人们纷纷使用老鼠夹。铁制的老鼠夹设计精巧,放一小块油炸面饼当诱饵,老鼠闻到香味就会跑过来,只要轻轻触动诱饵,一股反作用力迅速将其夹住。一次只能夹死一只老鼠,面对那么多的鼠群,要到猴年马月,这样的捕鼠速度太慢了。而且老鼠也很狡猾,看到被夹的同伴垂死挣扎,它们以后见到夹子再也不敢碰了,时间一

长老鼠夹就形同虚设。

棒击狗咬人,猫走鼠伴腰。养猫是灭鼠的首选,只要猫呆在家里,老鼠就乖乖地龟缩洞内。但猫要吃鼠,鼠在洞内怎么办?有时猫和鼠也会上演动画片中斗智斗勇的场面,猫静卧洞口,老鼠不甘寂寞,刚想伸头张望,被守在洞边的猫一口咬住。猫的聪颖让胆小的老鼠变得老实多了,几天都不敢出洞,有猫的日子才是宁静的夜晚。

小猫咪越长越大,开始上蹿下跳,到了独立生活的时候了。一天早晨,母亲把两只小猫咪装在鱼篓子里面,拿到县城农贸市场去卖。清晨的市场熙熙攘攘,摩肩接踵,都是卖菜或买菜的,突然来一个卖猫的,人们都很好奇,投来异样的眼光。有人说:家里穷得没有东西了,拿两只小猫咪来卖。还有人说:自古以来猫都是送人的,哪有买卖的?也有人看看说句赞赏的话:小猫咪好可爱哟。人们七嘴八舌地妄生异议,母亲也善于答辩,用犀利的言辞一一回敬他们。

自由市场,物价待定,讨价还价是必须做的一件事,最后双方达成一致,一只小猫贰元成交。别小看这贰元钱,在当时可是一篮子蔬菜的价格,卖猫比卖菜强多了。只是数量有限,而且左邻右舍知道了,大家都会到家提前预定,碍于人情,一般都是免费赠送。那天,走在回家的路上,我的心情无比欢畅。

秘境水库

■ 安徽黄山 崔志强

看到石门水库的图片很漂亮,不禁勾起我的欲望。周六晴好,适合旅游,于是驱车前往。本以为很近,因为就在小城——黄山市黄山区的谭家桥镇,但下了高速一下子迷路,打了导航也不行,南辕北辙。于是下车问询,岳母姨姐都说算了,因为都转了半个钟头。好在路人热情指引,终于抵达,大家欢呼雀跃。由于养在深闺,为一方秘境,故而很安静、清幽、蕴藉。

跨过一道铁门,行不多远,石门水库就渐露真容,和图片中的相若,清秀、清远、美丽。渐行,水库就呈现全貌,一架恢弘石桥如彩虹画在空中,又如巨人臂膀挽着两山,山峰如笋如帆,林立眼前。岳母由于耄耋,行动不便,就放弃登桥,我们“年轻人”则前往。不过桥下也是可观可赏的,水流清冽见底,巨石错落有致,宛如石的王国,或者石的交响曲。还可仰观上游冲激而下的瀑布,如白练,如天上来水,让人生无限遐想。

妻子和姨姐不断留影,想将美景定格、携回家。虽然石阶很陡,直如飘了上去,但我们却不感觉到累,也许美景消除了疲劳。终于登临,“一览众山”瀑布不再浩大、磅礴,而如细流,或如一袭纱巾飘了下去。山峰也低矮了不少,好像小山丘。我们张开双臂,山风满怀,投目远送,有一种登高望远之感。妻子和姨姐不敢太靠前,因为目光直往下陷,宛如身子下坠。

蓦然有一群鱼吸引了我们,宛如鱼的集会。现今看到野生鱼都让人欣喜,何况这么多鱼,太让我们意外了。它们在坝沿上下游动,不时翻着洁白的肚皮给我们看,如一道道光。说明这里生态很好。这些鱼都在二三两左右,水底肯定有更大的鱼。当然想到了美食,这些鱼绝对是佳肴,但环保使它们免于遭难,宛如生在天堂。这座水库位于长江支流青弋江上游,小时候的景观重现了。我脑中不禁闪回小时候家门前的情景,也是如斯,鱼如星星,点亮日子和眼睛。我心漾满喜悦。

接着走环水库栈道。以为栈道很短,哪晓得依山傍水的栈道很长,一个弯道接着一个弯道,宛如没有尽头似的。不过移步换景,景致也一幅幅呈现,宛如画卷似的。奇峰怪石不时出现,巨树古木更是画中元素,宛如走入原始森林。还有深幽的洞穴,让人直叹“藏在深闺人未识,一朝人目惊世人”。好水难得,还有这么好的山、石和树木相伴,更让人惊喜不已。石门水库让我们惊艳了一回。由于怕岳母一人孤单,我们不得不中途返回,下次续缘。

回程我们又驻足观看了那鱼,它们已移至水坝的另一侧,虽然隔着二十多米的距离,但我们分明听到它们的嘎嘎声、欢乐声。车上我们不断回放那山那树情景,那鱼缤纷情景,嘴中不断发出赞叹声,都期待下次的再访!